



(视觉中国)

■白水

人到中年,用过的毛巾不计其数,但我始终坚守“一条就够”的原则。无论毛巾两边碎成玉米长须,还是中间破得能望见星光,只要没攒够五个“透气孔”,就继续在洗漱台坚守岗位。

有人笑这是吝啬,有人叹这是固执,可他们不懂,日子是过给自己的,男人对一条毛巾的执着,从来与铜臭无关,而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。我们不追精致的花架子,不搞烦琐的穷讲究,只认“实用”二字。

因此,要是瞧见谁家的阳台上,常年飘着一条堪称“文物级”的毛巾,别吃惊,这是男人们独有的生活信仰。上面深浅不一的破洞,不是邋遢的痕迹,是岁月特意绣上的勋章。这类毛巾堪称“全能选手”:清晨擦脸,带着皂香开启一天;运动归来抹汗,吸走满身燥热与疲惫。有人说这

是敷衍,我却觉得是极简主义,能用一条解决的事,何必劳烦两条?简单不好吗,非要搞复杂!男人的世界,本就该这么纯粹,少点花里胡哨的套路,多点直截了当的实在。

男人对一条毛巾的执着,天生带着一股“不破不休”的韧劲。它就像一位坚守岗位的老兵,只要还能吸水、还能擦汗,就绝不轻言下火线。某次运动归来拿毛巾擦额头汗水,“嘶啦”一声轻响,它竟从中间裂成两半。我握着两片残躯愣在原地,心里竟涌起一股莫名的惋惜,这条毛巾见证了太多岁月。它从一条洁白如新、手感蓬松的“小鲜肉”,变成如今满身沧桑、破洞累累的“老伙计”,它曾塞进背包,跟着我跋山涉水,行走天涯;无数个晚归的深夜,是它擦掉我脸上的倦意与风尘,给予片刻舒缓。它不像奢侈品那般耀眼,却用朴素的方式,记下生活的点滴。

山藤青青总关情

■涂国芳

我在山区出生长大,从小开门见山,经常上山放牛、拾柴、割草,长大后又去挖笋、采菇、找中药……大半辈子在山里头度过,看到青葱葱绿油油的山藤,看惯“藤缠树,树缠藤”的现象,对漫山遍野的山藤产生难以割舍的情感。

形形色色的山藤,有的甘于默默无闻,终生离不开地面;有的好高骛远,渴求往上攀爬;有的坚韧不拔,强扯不断;有的隐身树下,懦弱不堪……

山里人最常见的是猫儿藤,它长着与小猫咪一样浅黄色的茸毛,远远望去,一簇簇,一团团,遮没了山坡,覆盖了峰峦;临近一瞧,剪不断,理还乱,蔚然形成一大片风景。猫儿藤的尖尖芽插在藤条分叉处可以玩“藏猫猫”;可以搭建拱门,每逢开学式、闭学式,同学们拿着镰刀直冲山坡,三下五除二,一会儿就将一捆捆的猫儿藤拉到校门口,一两个拱门马上搭好

了;猫儿藤黄褐色的根条细长又柔韧,放在大锅里的热水中烫十几分钟,反复烫水、捞出、揉软、晾干,最后成了金黄色的藤条,可以制作藤床、躺椅、矮几等藤铁家具。

山里长着很多葛藤,它生命力很强,特别在新开工的地方,不上三五年时间,绿叶堆叠,青藤缠绕,整个小山冈被葛藤严严实实覆盖了。葛叶越茂盛,葛薯越大,经过磨浆、过滤、晒干,100斤的葛薯可制作近10斤葛粉。葛粉具有降血糖、降血压、降血脂、生津止渴、解酒护肝的作用,特别是它能够美容养颜,延缓衰老,使皮肤更加光滑细腻,深受女子的青睐。

大山里的坑、坎、沟、涧等阴凉的地方,生长着高大的松树、樟树、乌桕、泡桐等树木,树干上往往攀附着大蟒蛇一般的火香藤。它外直内韧,直指蓝天。清朝康熙年间,永春蓬壶人林兴珠训练藤甲兵抵御侵略者,用粗大的火香藤制作藤棍、藤鞭等武器对抗敌人。我曾经用它种植出既大又白,品质、数量远胜于用泡桐、乌桕

世人对男人所用毛巾的解读,总有诸多误解。有人说:“男人至少得有两条毛巾吧?一条擦脸,一条洗澡。”估计说这话的,要么是未经生活打磨的未婚小伙,要么是精致过甚的讲究人。全国已婚男人的标配,从来都是一条毛巾,没用到破出三五个孔洞,决计不会更换;更有硬核老哥直言:“和结不结婚无关,反正都是用一条。”这话我举双手赞同,都是身上的肉肉,分什么高低贵贱?

还有人较真:“那擦脚用的毛巾呢?”这话问得实在是天真。中年男人哪里需要专门用来擦脚的毛巾?洗完脚要么任其自然风干,享受片刻的清凉;要么左脚蹭蹭右边的裤管,右脚擦擦左边的裤管,简单高效,浑然天成。这不是邋遢,是随性;不是敷衍,是洒脱。就像与毛巾搭配的黄金搭档,一块肥皂洗全部,洗澡、洗脸和洗手,一块足矣,哪里需要分得那么清楚?

一条毛巾,看似普通,实则藏着居家男人的生活智慧。它教会我们包容,包容生活的不完美,就像包容它身上的破洞;它教会我们坚守,坚守内心的性情,不被外界的喧嚣所裹挟;它更教会我们珍惜,珍惜那些默默陪伴、不离不弃的人和物。不管谁来了,生活哲学也不会变:毛巾,就一条;生活,很简单。

男人与毛巾的故事,本质上是一场与生活的和解。我们在岁月中褪去青涩,就像毛巾在使用中磨去棱角;我们在生活中学会取舍,就像毛巾始终坚守“一物多用”的本质。一条带有破洞的毛巾,早已不只是洗漱工具,它是岁月的见证者,是生活的沉淀剂。它告诉我们,真正的生活不必追求完美无瑕,那些看似粗糙且不完美的痕迹,恰恰是最珍贵的岁月印记和人生刻度。

愿每个中年男人,都能守住自己的那条毛巾,在简单中品味生活,在随性中活出洒脱。生活的本质,不是拥有多少精致物件,而是在平凡的日常中,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与从容。

作母本种植的白木耳。

聪明的山里人懂得“人尽其才,物尽其用”的道理,日常生活中,用葛藤、树藤、过山藤等捆绑柴火;用“牙藤”作为牵引耕牛和系住犁、耙的绳索;将名贵的科藤对半剖开,细心工整绕圈捆住梁柱顶端,防止杉木开裂……

有闲情逸致的文人喜欢在住宅旁、公园里种一些绿萝、薛荔、青藤、爬山虎等藤类植物,让居民满眼绿色,心情舒畅,让游客兴趣盎然,身心健康。唐朝诗人卢照邻诗《初夏日幽庄》云:“瀑水含秋气,垂藤引夏凉。”李商隐的《北青萝》说:“独敲初夜磬,闲倚一枝藤。”韩偓在《草书屏风》写道:“怪石奔秋涧,寒藤挂古松。”这些统统是赞赏藤萝导致夏日的凉爽和闲适,精确表达山藤的作用和百姓对之钟爱的情感。

山藤是大自然向人们奉献的天材地宝,山里人喜欢青青的山藤,劳动人民钟爱绿水青山。

遇见一道“疤”

■陈慧玲

泉州的冬天,没有刺骨的凛冽。周末的清晨,我牵着孩子的手漫步公园。抬头数那高挂枝头的石榴果,转角邂逅垂落院墙的三角梅,沉醉于南天竹的清雅俊逸,也赞叹着栾树的宁静沉稳。它们簇拥着红墙燕尾脊,晕染出独属闽南的冬日风情。

小径尽头,一棵老樟树静静伫立。它苍劲的躯干上,一道粗粝的疤痕格外醒目,像一团凝固的灰色风暴,边缘翻卷着,似有余波未平。

孩子仰着脸,满眼好奇:“妈妈,这棵树是不是受过很重的伤?”“是啊。”我轻抚树干,“或许是某年的雷霆风雨,或许是一把冰冷的斧头,曾狠狠劈开它的身躯。”孩子皱起眉头,清亮的眼眸里掠过一丝心疼:“那该多疼啊?”“那肯定是钻心的疼。”我握住他的小手,“就像我们生活里,难免会受委屈、遇挫折,当下总会憋屈,甚至忍不住流泪。可伤口会结痂,有的褪去无痕,有的却沉成坚硬的铠甲,就像眼前这道疤。”

我牵起孩子粉嫩的指尖,轻轻触碰那道疤,凉意顺着肌肤漫开。目光向上移,却撞见惊喜——疤痕的上缘,竟抽出了一丛新的枝丫!嫩绿的叶片,像一簇跃动的碧色火焰,倔强地向着天空伸展。几片新叶薄如蝉翼,叶脉在阳光下清晰可辨,它们努力地踮起脚尖,仿佛要把整片蓝天都照亮。

我的心猛地一颤,丑陋的伤疤与鲜活的新绿,过往的创伤与此刻的新生,就这样神奇地融为一体。“你看,孩子。”我的声音难掩激动,“这是大自然正给我们上课呢。这棵树忍着剧痛,靠着树汁的滋养,沐着阳光雨露,慢慢将创口抚平,又从伤疤里,生出了崭新的希望。”阳光流转,鸽群从头顶掠过,我看见孩子眼里闪着欣慰的光,映着整片澄澈的蓝天。

“来,和这棵勇敢的大树击个掌吧!”我笑着示意。我们一起将手掌轻轻覆在疤痕上,仿佛有一股力量,从年轮深处缓缓漫出,顺着掌心,流进心底,漾起绵绵的暖意。风拂过,万千树叶沙沙作响,那簇新枝也轻轻摇曳,似一声满足的轻叹。

突然想起任素汐《枕着光的她》里的歌词:“幸福有时候不说话,总在平凡里发着芽,就算日子偶尔有伤疤,也会从里面长出新枝丫,对吗?”我不禁哼唱起来,看孩子蹦蹦跳跳地朝着洒满阳光的草地奔去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